



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令上言者却云因諫
官論列致差遣不送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辯
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為辭豈
可尚冒寵榮不能自效請從默罰以弭人言臣伏見
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其意
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
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
明擇其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
甚也臣伏觀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勅命葛文云此於
國書擇一作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

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條行此是元議察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劉三殿事狀慶曆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殿聖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契丹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算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特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稿

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別悉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與邊臣為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志而赤族吾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亦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因天下是非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效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殿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

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
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
此其可納二也况彼夾我及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
別無明驗雖必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其可納三也
三報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之今既南來則
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旦夕懼我攻取
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報
果在中國則三四十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
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推而遣之使
其受山過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必無南向

之人盡絕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爲三報報仇
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爲誤計其失尤多
且三報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
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
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六利五也古語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機也其劉三報
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關惟乞
決於睿斷不惑群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增五

作上皇帝書慶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
一作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
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罷天下之
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
職作臣在外事不盡一作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
讒害忠賢其說一作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
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
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
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一作有指以為明一作也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五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擘畫糧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
一如後

一臣伏詳勅旨本為河東民力困乏差臣擘畫利
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搔擾臣今欲
乞特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
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臣準勅計置擘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
東地分闊遠山川險絕竊慮僻遠之處不能遍

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內有久諳彼處民情事體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今欲乞許臣探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詢訪兵民利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暫差勾當

一臣所授勅只是與轉運司計置筆畫邊上糧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戶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盡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應副應副

一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以不知河東一路事宜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利害可否四日開奏

一臣準勅除筆畫雜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行取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

軍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陝西近差充涇原路叅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故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

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監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蠶農忙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不
管遲延住滯者

同前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當所雖已牒晉絳慈隰等四州請詳前

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
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
各令逐便不得抑勒監催須令前去竊慮百姓已到
解池及前去未遠今欲牒解州安邑知縣請詳前項
事理如是請鹽百姓見在彼處請就近告示逐人如
依舊送納鹽錢情願不往三門請鹽者各令歸本縣
仍希已施行公文回報當所者

相度併縣牒

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內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
僻遠戶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虛占令佐及諸

色公人色役今欲壁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隣近縣
分可以寬減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
右具如前今欲牒上黨縣鄆主簿請詳上項事理躬
親徧往屯留等縣相度地里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
以分割併省利害務令人戶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
里畫成紙圖及取索逐縣見在戶口賦稅見役諸色
公人數目畫一開坐連申無致函莽者

同前奏狀

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
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

七百餘戶地里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
四縣內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戶其餘遼山縣主
客五百六十九戶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戶和順
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戶各不及一鎮人煙及潞州管
內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絕近人戶全少處處立縣名
枉占官吏每縣曹司弓手手力解子之類各近伯人
外別有供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散從及本村里正
戶長者長壯丁色役人戶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
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寬紓民役
緣臣時暫經過竊慮不盡民間利害已密牒知遼州

國子博士蓋平上黨縣主簿鄭履等審細相度可與
不可分併利害臣今前去所過州縣除邊防要切縣
分外其餘地里迫窄人戶凋零絕然小縣有可以分
割併省者並欲隨近選差幹敏之官密切先行相度
可與不可分割利害候臣奉使回日別具條陳敷奏
次

倚閣忻代州和羅米奏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勸會忻代二州裏
外分配博糴斛斗共致萬餘碩即今催納方及二分
今來已是五月粒食踴貴之際民間斛斗甚是難得

欲乞朝廷特賜愍許將已支縮帛及大鐵錢合納米
粟特與倚閣候將來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
河東轉運司同共相度施行者臣尋至忻代二州取
案逐州元分配錢縮次第及見納見欠白米一宗文
二着詳元是富弼起請為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
撥那錢銀縮廣謀根三司遂支雜州縮二十萬足
與河東內代州分配到伍萬足並是在京及并晉等
州比及旋旋般來往棧拖延直至冬末春初方行
歲至今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已是粃糶民周
實復更有白米輸官其前五年定其米州者有請云

俵等

十萬足共博羅白米九萬五千二百餘石州縣從春
以來極極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石見欠五萬四千餘
石本州為催納不前遂申轉運司乞令將隔年陳米
減價折納雖有此舉畫亦並無人送納蓋為過時無
司取羅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內除稅賦
和糶沿邊送納外配銀送納見錢收買肉羊羊皮等
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醇分
人戶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縮三千足博
糶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
項大鐵錢縮博羅白米是今來臣寮起請乞行倚閣

者其鐵錢縮元地配博羅白米肆萬餘石因轉運司
自見人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尚有二萬八千四百餘
碩後為送納不前運司又已與衙閣一半候秋熟併
納外有一萬餘碩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
日曆點檢逐日全無人戶送納亦為過時無可收糶
兼兩州百姓累經臣陳狀臣上稟朝旨親見民間疾
苦又緣轉運使二人並在潞州相去絕遠不及計會
商量兼出會二州人糧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
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開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遠
臣已一面出榜及陳本州倉儲開陳秋熟一併送

納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實以差役奏狀

方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
年九月十四日勅節文河東路強壯應見充正副指
揮使內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戶若州縣更不得輪次
別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
戶及有家活產業人戶今來一年之內只是一季上
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
等俱是上等人戶揀充最為能幹其餘等第人戶丁
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祇應仍更不免州縣差

役所有軍負已足優便仍更改條免汝州縣色役頗見影庇却細縣重難差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戶充州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為不便欲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戶例輪次差定州縣色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強壯不勾追教閱外所有刺手背義勇見管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閱州縣因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稅賦和糴遠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閱一人供送一

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稅租所有但有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廢業志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戶却獨得免差役是下等人戶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寬優無自兵事已來州縣差役頗併素來力及之戶累世勤儉積畜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虛逃亡破敗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戶小處差稍有家活客戶充役勾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却數年

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寬優之幸已多兼
臣等過州軍體問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
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
稍寬已困之民其都轉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
許施行今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米光濟狀

右臣伏自準勅計置河東沿邊粮草所過州軍遍見
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絕難得
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閻門祗候岢嵐軍使米光濟年
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

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
昨代州寧化各爲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
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
界光濟應機拒守故獨岢嵐得不侵却地土亦不張
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覩遠降宣命
指揮差李偉督令赴關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
人豈宜更易兼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衆狀舉留
其米光濟臣今日罪保舉再任岢嵐如再任後犯入
已贓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候並甘連坐今欲具
狀奏聞伏候勅旨

米光濟斬決逃軍乞免勘狀

右臣訪聞岢嵐軍中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貴虎翼張貴李德等三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用編勅禁軍料錢滿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訖奏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物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竊本軍不合斬斷見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岢嵐軍使米光濟等竊緣岢嵐軍地接西北二虜正是秋冬大屯軍馬之處若管軍將率斬一逃軍却遭勘罰則無由統衆漸啓兵驕沉重收邊處斬具是死刑無所失入運司守令勅紘按雖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是常事況米光濟等劫成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入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沮將率以長兵驕其檢不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劾所貴公邊將率知朝廷委遇之恩盡心効用天戈畏爾不致驕恣生事謹具狀奏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之準三司從京支撥得銀十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得此銀本非運司因闕乏陳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蓋是朝廷優

恤三路軍須不足特此輟賜助濟用度以舒庶民又
慮朝廷訪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
兩乘時收糴軍諸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實郵民力
臣昨因至寧化軍有百姓衆狀經臣馬前陳訴爲配
銀數多臣遂取索本軍人戶物力次第及前後配銀
數目看詳本軍人戶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
戶內五等已上只十五戶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
共有一十九戶去年共配銀三百兩數月極極催驅
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
送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

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見錢不致闕用本軍地寒
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當其軍用未闕民間難得錢
時可惜慮困民力臣已牒本軍且令配賣五百兩其
餘別候朝旨尚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今未至闕
錢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例急斂
橫因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將已
分銀十萬兩除見今闕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收
糴麥成數配賣其餘見不闕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六
配一半候闕錢不得已即漸漸分配所貴少紓民力
上副陛下憂民念邊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銅利煤

當所據澤州進士閻玠司法然軍萬順等狀並為河東鼓鑄鐵錢盜鑄者不少竊見絳州稷山垣曲縣三處皆有銅鑪欲乞遍往有銅鑪處密切詢訪採取烹煉鼓鑄錢幣者當所檢尋古迹翼城縣有唐錢坊一在縣東十五里翔舉山下又有唐王城冶在縣北平城三十六里又有曹公冶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又有發銅窟在縣西三十里稷山縣甘祚鄉有銅夜村絳縣有唐古銅冶在縣南五十里令山谷內垣曲縣有錢坊在縣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內自唐以

來絳州舊曾鼓鑄銅錢鑪石亦見在其廢已久山澤銅鑪產自必多燕訪知絳州人戶多私採鑄貨真銅器近年錢幣闕乏以來亦曾有人獻言乞尋銅鑪烹鑄前後差官尋訪多是不曉事體張皇發掘私鑄之家避犯禁之罪不肯指引採取又鑪銅側近民居懼見官中曲置爐冶各相蔽固並稱無銅所差官真又不盡心多方求訪遂使銅寶不能興發須議專委通幹之官密切求訪者又具如前欲牒絳州管界巡檢孫借職仰細詳前項事理兵作界內巡警名目遍至四縣多設方略先且誘賺得民間私賣銅器一兩

件然後詢求出鑛之家及細問其煉之法須使姦民不能隱蔽或須要私鑄之人指引其煉即設權宜許其免罪或別加酬獎務要求出銅寶不為民間蔽閉俟見次第密具公文回申無至張皇候事者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為三司拋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有準備見今不至關乏民間即日難得見錢遂曾具狀論奏且欲配賣一半乞朝廷持降指揮與都郵轉運司後來聞有朝旨只與減得些小借錢其諸州軍百姓累經臣告訢

稱銀價銚然不高各為見錢難以變轉伏緣河東州軍昨來只是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汾石隰等處係種麥地分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旱垂欲焦死近方得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歲况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下得已之事今諸州軍幸各錢糧不闕不必非時抑配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急若已知縣官實為闕乏則竭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論之其銀盡可罷配又緣都轉運司已從與州軍故臣且乞只配一半日近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為苦已牒諸州軍且令先

臣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比欲候臣到闕更自論請竊慮臣雜河東後轉運司依舊權從盡令俵到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旨

再舉米光濟狀

古臣近曾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米光濟再任岢嵐軍使竊知朝廷為光濟病患曾加體量臣昨往岢嵐親見光濟絕無病狀禮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不交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禦軍民况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河北虜止南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難得人臣

實見朝廷選補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當用難得而在定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濟於武臣之中不易多得在岢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之無過記料其昔去別得差遣必與今任重重一般與其移其往來不若責之久任况知光濟亦累曾乞替臣今於舉非徇光濟之私蓋為邊防之計其米光濟伏望聖慈特加獎擢與俱轉一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便獎如朝廷遷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賊及邊事有所敗誤臣並甘同罪

論舉務利害狀

臣等準三司牒繳送錄到晉州博賣正熟者如未
宗事理及備錄中書批狀牒臣候到河東與施昌言
等同共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未到河東聞施昌言
等已一面先具相度申奏並尋又準中書劄子送下
施昌言等奏狀付臣奉聖旨更切相度具經久利害
聞奏者臣看詳都運司狀內元牒晉州通判數中丞
崇諱初度事節似有未便遂牒并州通判秘書丞張
日用就晉州說會崇諱取索一宗文字子細議定經
久利害尋據張日用狀果與崇諱始初相度利害不
同今具畫一如後

一晉州折博務元定年額錢一十六萬餘貫自來
許客人入中紬絹絲綿見錢茶貨等請生礬上
京重別煎煉後取便賣與通商路分客人後至
景祐四年三司為客旅並不入銀絹見錢只將
茶貨入納遂額定令客人每年於晉州折博務
入納茶一十萬斤在京權貨務入納見錢五萬
貫文自此杜昇李慶等六戶管認上件年額錢
茶等請生礬於京師重煎貨賣

一慶曆元年河東都轉運司始於晉州官置鍋鑊
自煎熟礬一面勒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

錢茶博筭生礬一面將新煎熟礬別招客旅出賣是致杜昇等六戶稱積壓礬貨出賣不行累年拖欠課利有煩官司催督及引惹六戶詞訴不絕

一據崇謹元狀內聲說晉州起立煉礬重煎作明白熟礬貨賣慶曆元年入到絲綿見錢五萬七千八百餘貫并取在京入納見錢及晉州入到茶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餘貫都收一十七萬四千六百餘貫慶曆二年收絲絹綿錢四萬二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一十九萬五百餘貫

一三年收絲綿錢四萬七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二十萬五千餘貫自晉州置煉礬務後來比祖額各有增剩況自六家撲箇後來景祐四年只賣過生礬五十五萬七千餘斤寶元元年賣過生礬七十二萬二千餘斤寶元二年賣過生礬三十五萬一千餘斤康定元年賣過生礬三十六萬五千餘斤自慶曆元年起置煉礬務重煎後來當年支賣生熟礬八十四萬九千餘斤慶曆二年支賣生熟礬八十五萬五千餘斤慶曆三年支賣生熟礬一百四萬六千餘斤比附未煎

已前逐年大有增剩今相度欲乞依已前體例
指揮在京權貨務及本州折博務出榜告示招
召諸色客旅投狀在京入納見錢及取便於晉
潞等州入納茶貨金銀錢帛絲布斛斛更不限
定入數姓名斤兩多少取便依則例入博筭
請晉州重煉熟礬兼問得晉慈州生礬染籠色
亦可以生使並許依則例筭射與販更不拘定
杜昇等六戶認納年額錢茶仍乞指揮逐戶將
煎礬鍋鑊家事納官今後更不取私煎煎只令
晉州煉礬務二面重煎收辦課利

一據張日用狀與晉州通判榮殿丞將慶曆元年
置煎礬務後收到課利比對本州煎礬務止賣
到折撲見錢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三貫八百三
十文在京六戶納折到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
三十八貫八百五十五文慶曆二年本務止賣到
四萬二千一十八貫一百一十文在京六戶收
到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六貫五十五文慶曆
三年本務收到四萬七千二百三十三貫七百
五十五文在京六戶收到一十五萬八千三百
四十五貫三百五十五文是煉礬務止賣得錢索

少六戶入納數目常多遂將三年置到煎礬務
通比皆不過五萬貫及四萬貫今年自正月一
日至六月終收到入絲課利錢一千九百五十
九貫有零課利不敷惟是六戶逐年納數常多
若遂放令六戶逐便必致大段虧少課利況
用兵之際若行寬法客人有利必歲額遂增今
將三年止於五萬數目遂便止令官買必恐大
虧年計今乞廢罷晉州煉礬務一就令在京六
戶管認年額錢茶所費經久通行逐年入得茶
貨充備河東路并汾等十餘州軍支折和糴有

備不致候闕

右謹具如前臣今將三司錄到一宗始末文字子細
看詳蓋由河東都轉運司改法官自煉礬出賣見一
時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從初本為課額不敷遂定
為錢茶十五萬數許六戶管認即不當更自官賣與
其爭利若云官賣有利則六戶便合除免年額臣今
看詳榮誣張日用等二人狀內開說自官置煉礬務
後來逐年所賣生熟礬折撲到見錢數目蓋是榮誣
從初將生熟兩色礬博賣到錢數家合比算便謂自
起立煉礬務後來年額課利增盈遂欲罷六戶算請

生熟舊額及榮謹一併與張日用等子細將生熟兩色
恭課利遞年比類其熟禁自慶曆元年只賣及五萬
二年三年已只及四萬貫有零今年自正月一日至
六月終半年只賣及一千貫若將生熟貨利與熟禁
考合算數則似有增盈若各別比較則熟禁賣錢全
少又一年虧於一年今若依榮謹罷賣生熟禁即據
近年課利虧減次第必慮向去無容算請處陷官中
年額錢茶臣今相度欲乞官罷自煎熟禁出賣只令
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入納錢茶十五萬數將
見今晉州已照下熟禁并生熟相兼其六戶本勸官

賣熟禁侵牟其利致其積壓負賣不行今若官罷自
賣則六戶更難詞說如此則官中雖歲失三五萬貫
自賣之利而於錢茶十五萬舊額却有準的不至虧
陷必若不欲抑勒六戶認額即乞夫立定年額但選
差清強官吏勸新一面博賣熟禁候三二年取一年
為定額蓋緣熟禁見已課利大虧若自新官賣必不
能敷及遞年與生熟俱賣時常額免使監臨官吏在
遣決罰年計用度虛為指準於此二說伏乞朝廷裁
擇施行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北虜事宜說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
動衆修城榭壞凡所興為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
間於北界地名大折谷銀瓮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
敗折却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
亦說者多同而不虛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
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割寨兵馬尤多
或云二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
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
甚謹蓋自與中國交爭則屈已事隣乃其常理二虜
自來未聞要隙而忽紘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為大

敵也恐元昊黠羌不為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矣
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
不意則兵變未成必未突然入吾險地是北虜必不
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通好國家過當
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借契丹數百里之路崎
嶇勞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
其不河倍者也然北戎抄點人馬聲張已久今新向
秋必已聚集邊臣但見虜兵聚在界上不得不至驚
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待軍不為輕發使虜不
可窺則得計矣其密為禦備次第臣今具書見畫一

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北虜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夷狄自相攻耳然虜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為支禦惟當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邊虛成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俟太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若嵐憲而應援岢嵐或至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法也如此則虜來不失應

敵不來不至虛驚其代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冶器械擇將帥此非倉卒可辦宜急為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處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為省司惜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即角短筋碎不堪使用久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絕少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請更令自監脩補其諸州木羽

一箭臣曾逐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弓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候事之物十無一二堪者惟舊竹箭雖翎損鏃生秀然射之亦能入甲又數目不多亦乞委官揀點脩換

一 代州知州康德輿老懦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替却近知已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選差人

一 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內無三四人能幹

而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準密院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內差充寨主監押一 岢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須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揮下河東那打白草廂軍及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脩葺臣曾兩狀奏乞米光濬且令知軍蓋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若李緯乍到事未盡合宜又緯必非岢嵐久住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取進止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勅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陳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廵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

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二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

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悞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一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

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天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疎賊勝軍兩指揮內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出巡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柵不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
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
劄子倚錄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
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
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
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為四議一曰辨
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率四曰委土豪如此則
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

或欲廢為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
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為寨
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
何害為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
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與府州各纜百餘
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弃
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
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
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
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為實邊之本

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
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
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效非二
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
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沐外尚及二萬
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
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
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歛怨之
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

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
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
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
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
河對岸為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
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
寇至沿河內郡盡為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
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
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

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
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
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
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
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
緝伏路其餘坐無所為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
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
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
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
數尚不至冗費區區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

都巡檢其鎮川中墩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
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
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
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
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緝有餘或些小賊馬
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
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
毋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弃之
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

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
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
服，又能諳敵情偽，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
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
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大賴
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
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
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
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
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

則素已知名，況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
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
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
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上。

乞罷鐵錢劄子

臣準中書劄子備錄臣寮四狀，並為上言。河東大小
鐵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
晉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
運司供到慶曆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

少及探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見在大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小鐵錢未及六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九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二十七萬餘貫利其

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貫足陌銅錢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貫九用四萬六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其利一倍有餘澤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省當一十六萬餘貫銅錢九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其利二十三倍有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四千餘貫九用九百餘貫本得三千餘貫利其利兩倍

一都轉運司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
賣鹽礬斗秤夏秋稅出糴斛斗賣疋帛絲綿銀
進納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
貫實支係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國忌
獄空祭神地里脚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人
戶和糴礬本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
百一十四貫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
都轉運司慶曆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筭實收二百
一十七萬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

是每歲只將河東一路實收錢又遣自足外尚有一
十七萬四千餘貫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
小鐵錢將本利計算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畧將鑄造
工課約筭兩監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
鑄得十六萬貫內除約六萬貫為官本外只獲淨利
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為十萬貫錢
而壞銅錢舊法陷民刑戮者不絕其大錢利既博至
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厚於黃白術雖有死刑不
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錢入數
已五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捉獲二火是小錢

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
今開厚利之門而致人死法則誘愚民以趨死若使
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例搔擾縱而
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
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之既久
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常以
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久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會
河東十九州軍凡四十九處初新開沽酒務據轉運
司供到每月約收二萬貫有餘計一歲合得二十四
五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斛昨來為人

數多無處收貯暫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鑄又減放
馬軍歸京是利入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
罷五也今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
罷之甚易况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廩禁兵共十
二三萬略計所關不多不比陝西事體其大小鐵錢
伏乞特罷鑄造行用取進止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

河外糧草共二百一十九萬三千七百石

糧三十四萬二千三百石

草八十五萬二千四百石

已上六月中旬見在馬料不在數

糧二十四萬四千三百石

去來州三年

軍三千五百四十九名

去來州軍

麟州 四千六十八人

臣等乞罷鑄

河外馬步禁軍二萬二千三百一十八人

糧二萬六千石

鎮川堡

二千二百人

臣等乞罷鑄

馬軍二千五百人
步軍萬六千五百人

糧萬九千四百石
支鎮州三年支用
草萬二千五百束

運軍寨

二千五百人
臣今欲乞留千人置都巡檢
自願之

南
糧七千五百石
支中樞軍兩箇月
草一萬五千束
支連年三箇月

糧萬三千石
支建寧六箇月
草萬二千束
支連年三箇月

中樞寨

七百七十六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西
糧八千三百石
支百勝寨七箇月
草七千六百束
支百勝寨六箇月

糧七千五百石
支中樞軍兩箇月
草一萬五千束
支連年三箇月

百勝寨

一千二十六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清遠堡

二千七百七十六人
臣今欲乞將麟州并四寨所減二千五百人於中樞寨及德軍驗割
緩急應副四寨及麟州其兵并清遠寨兵亦於中樞寨
都司檢校亦於中樞寨

糧三萬石
支年一個
草五萬束
支年一個
草五萬束

兩州

二千三百三十二人
臣已與明倫等共奏乞減千人過河屯
臣已與明倫等共奏乞減千人過河屯
臣已與明倫等共奏乞減千人過河屯

軍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

臣昨至河東體訪一路百姓貧弊等搜本為河東

府二州關少軍糧遂於近裏二十州軍通相支配今

來麟州見在兵馬糧可支三年府州見有一十三萬

石不支糧米諸寨各有糧不少兼臣將慶曆三年轉

運司拋配秋稅支移數自勘算得今年博羅斛斛可

以減放和糴可以不支過河如此則少紓民困大息

懇嗟其科配減放次第今具書一如後

一河外麟州見有三年糧府州兵士見於河南保

德軍請給府州見有不支糧一十三萬石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苛亂火小寧化保德等軍
九九處和糶斛斛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
外麟府二州送納今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
州軍和糶只乞於保德軍送納
一去年并忻分遼潞晉絳澤石隰慈等州成勝平
定軍九十三處博糶斛斛共一十七萬六千餘
石往保德軍送納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
忻等九州軍和糶十四萬石於保德軍納到此
十三處博糶可以減放
乞不配賣醋糶與戶部子

臣昨至忻州見百姓人戶極苦出頭怨嗟告訴為轉
運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糶依配與人戶要清醋
價錢緣已配納了當臣等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
據石州狀申本務見管醋糶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素
在州及諸縣坊郭鄉村酒戶等第及州縣色役公人
姓名欲行依配欠其糶每斛價錢二十五文是陌綠
臣已離河東只曾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依配別候指
揮臣欲乞特降朝旨下轉運司今後醋糶只許官務
造醋沽買及令百姓取便買糶醋不得折配人戶
其糶所得之利不多但虛為搔擾以歛怨嗟伏望聖

慈將賜矜免其石州醋糟尚慮本州已行俵配即乞
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送納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王伯智投正

義勇指揮使人負其名在後奏亦小處作疑客戶充役

此是空號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欲將已分銀銀字上

論禁務利害狀一都運司都字下擬今後更不此下脫

煉礬出賣此下有徒字罷賣生熟礬一作罷生熟礬

論麟州事宜劄子合盡條陳一本以盡巡綽長編作

坐無所為坐一作

乞罷鐵錢劄子出糶斛斗糶

乞不配賣醋糟劄子沾買買

此本為字不之勝乙以俟定則更
以善本再勘之也

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六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臣伏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往時所糴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絲見錢自兵興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踴貴而官支價直十分無二三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一斗用錢叁伯文而官支價錢三十內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戶二稅和糴不與開閣稅則戶長陪納和糴則村戶均攤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

州崞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戶者尚納全村和糴舊額均配與見在人臣兼曾差大理寺丞史譚檢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檢人戶共四十一戶諸州似此者甚衆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清幹官三兩人於并代等十五州軍係有和糴處檢括已逃入戶其逃戶下二稅和糴額定數目並與倚閣候招輯得入戶歸業各令依舊均配仍許諸縣人戶見均攤着和糴及戶長陪納逃稅者列狀自陳所貴重困之民免此重疊科配

請耕禁地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以為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有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沿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賦稅和糴入中和博斛斗支往沿邊入戶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貴金銀絹銅錢等物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斗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鬭相斫射萬一興訟遂構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

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
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頃嚴
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
飽繫在敵人其萬二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
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
陽武寨為蘇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却二三十里
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
決岢嵐軍爭極界壕賴米光濟多方力拒而定是自
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
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

則一二歲間北界解圍可以不殫則邊民無爭糴引
惹之害我軍無飢飽在敵之害必邊地有定主無爭
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
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
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
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
目容臣續具條陳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為本縣
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

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曆三年三月內移起
軍營往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人煙既少客旅
不來酒稅課利無由趁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
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
一年比較重立祖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
州知州王濟定奪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揮勅
本縣收趁課利不得減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
處孤僻若無軍營人戶絕少實難趁辦課利見今專
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責未嘗虛日及虛
令監官殿降考第臣今欲乞特降勅旨下轉運司令
自起却樂平軍營後來一年內所收課利立為祖
額與免舊額虛數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虛
負殿罰取進止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

臣伏見麟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後來轉運司
擘畫官自開沽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自去年十二
月開沽至今年六月用米麴本錢三千五百貫所收
淨利只及一千八百貫然官私勞費不少自并嵐等
州造麴千里般運又配百姓造酒黃米遠行輸納麟
州自經賊馬後來人戶纔有三二百家又權其沽酒

之利市肆頓無營運居者各欲逃移今來麟州既不
移廢則九事却須葺理其沽酒之利官中所得不多
而勞費甚大臣今欲乞令百姓依舊開沽所費存養
一州人戶漸成生業今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
士及第為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
縣事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
通判李舜元到任已及二年三箇月有餘見今北面
事宜代州最為要地尤請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

代州通判如後犯正入已贖及職事改換並甘同罪
謹具狀奏聞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
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
名條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使喚

如京使孟元知兵書知財善撫士然未經戰陣
內殿承制郝質沈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
北作坊使田肱有勇累戰有功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賓副使張岳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權鎮川堡陳懷順府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嶼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三人

岢嵐軍使米光濟巴曾薦舉

知保德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兼有勇好戰未曾行傳

岢嵐軍五谷巡檢黃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臨勤幹

屯田負外郎麟州通判孫預清勤

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吳中廉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九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譚

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并州大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吳天常

岢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如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記錄姓名差

使今取進止

舉劉義叟

臣昨奉勅差姓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義叟有純朴

之行為鄉里所稱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可與漢之歆向張衡郎顛之徒為比致之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今取進止

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義叟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如漢歆向張衡郎顛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義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當世然止是義叟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

不可窮屈其文字一併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
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壁甚堅壕雖三重而地高無水
惟一面有城中弃水停聚其壕不足恃以為固然尚
為三重高下相連猶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寮等書
欲掘出重岸通為一壕以臣相度若壕無水而通為
一則坦為平地不異無壕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
兵所開未及三二分又冷險為平非自固之計竊工
大卒難了當虛勞人力欲乞特賜止絕取進止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
當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
雖將家姿性柔謹雖聞前後累經戰鬪而詢訪彼中
衆議皆云得功非實冒賞最多見今勾當軍馬一司
雖無大過而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
衆臣亦累詢其緼畜絕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
能指揮諸將奮勇立功況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
東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張旨為入有心力膽勇材
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

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巳。兼諳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出聖恩，與超換一近上使名。令代王凱度，幾緩急可捍邊防。如蒙朝廷擢用，後犯王入已賊及邊事敗悞，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旨論不才官吏狀。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內有全然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澁。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京至澤州，決遣公人乎分六十餘人，兼信

縱手分拆諸縣村學要蓋州學及欽採之戶錢一千餘貫充蓋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西京黃有家活而昏病之，年愈極，不上伏乞轉與一致仕官。

一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檢束子弟，在州販賣，撥擾人民，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與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神昏昧，雖已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百貴，本是軍中出職，因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負。

如允臣所奏乞下樞密院三班著為定令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問得去年轉運司學畫於諸州軍差兵
士收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
稱白草為患蓋河東山峻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拔
並為人力耕種惟荒開草地去人絕遠燕又不多兵
士收刈般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
州縣遂差鄉兵及村民配數般擔百姓避見遠般幸
苦畏費又多遂只將稗草送納非以更成一重科配

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稗草又皆不
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撥爛陪填之患燕處
占却雜役兵士諸處脩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關人
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會州及外縣寨專副楊最
等下山白草共肆萬柒仟伍佰陸拾肆束內在
州每月約支叁佰壹拾叁束及外縣寨每月約
支壹佰肆拾餘束約得向去捌年零柒箇月支
遣其上件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
州及外縣鎮差兵士并散從官等奏官承符手

力諸色公人等入山收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
納積疊收管其上件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
是大段損爛不堪經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內至保德軍聞得本處白草差
百姓公人般擔至今尚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
秋間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爛因採問得村外
白草已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戶却於請白草
兵士處旋買納官每一墩子三百文省

一據岢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往
止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士一

百三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九
萬二千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
千三百七十二貫又若比筭買草價錢每束及
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為兵士辛苦
逃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遂放散兵士
差兩縣村民往往只將程草送納忻州亦為刈
下無人般擔配與百姓人戶亦多將程草送納
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
伏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絕緣臣昨十月初離汾州見

轉運司已抽晉絳兵士稱於沿邊刈草竊恐即今已
下手刈乞早降指揮放散況勸會本路一年秋稅
和種等草共五百餘萬東慶曆三年一年只支四百
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種草
等數必不至闕少今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蓋自兵革一興調
歛繁重今兵未能減用未能節但當卹其貧困稍得
均平則民力粗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為臣寮起請將
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為十等差科當定戶之時繫

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戶定為十等者有
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
戶為十等者有并客戶亦定子等者州縣大小貧富
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
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斂
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戶不入等第
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戶累有詞狀遂據本
州據州狀稱檢估得第七等一戶高榮家業共五十
四貫文省其人賣松明為活第五等一戶韓嗣家業
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戶韓秘家業九貫文第四等

一戶開餅店為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可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戶內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戶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蓋由官吏臨時均配是致不均臣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槩將貧民下戶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戶比類并

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岢嵐保德軍嵐忻等州亦青浮客充等第若緣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戶尚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道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陝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戶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入戶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蒿頭酒戶課利劄子

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戶自兵興數年不計遠近並將月納課利文往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擘畫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百倍往日而酬獎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填之費允欠課額破家業被鞭扑不堪其苦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支移輸納並無人肯承替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蒿頭

供輸臣非至忻州據百姓陳明狀稱元有蓋順天禧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等蒿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崞縣令王允於忻代二州一一點檢酒戶見今開沽及即日正名身死人戶蒿頭代納者尋據王允狀列一十八戶係正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戶係並無人開沽只是什保及子繫公人里正等陪納及什保人家破後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戶下蒿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州已有三十戶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官遍詣諸州點檢應有蒿頭供納者並與開闢

施免係代保人開沽并正名買撲見開沽人並乞特
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貴利薄酒戶稍獲實益
況今沿邊糧儲不至闕少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使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
光濟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
州鈐轄張亢內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質供備庫使
并代州都監田肅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
狀各為進士陸詢武有材勇又在邊上累曾隨詔將
戰鬪乞朝廷錄用臣亦曾召詢武詢問其入曾憲進

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
特賜收錄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
或內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已賊及不如
舉狀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肯及超換
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
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
各未蒙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
家生一大患只為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

於未亂朝廷以此可為鑒戒至凱在河外不得軍民
之情李燾元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旨孫直方
無佻倖但以臣忝在兩制奉朝命此行邊郡所見
官吏能否合有陳列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
特加信納其張旨孫直方早與陞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
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
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
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

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東試不當
況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
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
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
始務姑息養成犬患况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
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
偶寬責罰不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啓其端則
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
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
引以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為戒軍威日

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非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疑朝旨定逾行亦未為晚

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右河東奉使奏草一卷按仁宗實錄慶曆四年四月巴亥上謂輔臣上封者數請廢麟州以其饋糧勞民利害如何章得象曰麟州四面蕃漢戶皆為元昊所掠今野無耕民一路困於饋運欲更為寨徙其州少近府州以省邊民之役上曰州不可廢但徙屯軍馬近府州別置一城亦可紓患乃命右正言知制誥知諫院事歐陽脩往河東與轉運司同計置沿邊糧草初本路轉運使張奎鑄鐵錢於晉州民多盜鑄而知并州楊偕請徙麟州於合河津又晉州礬課歲虧併下脩計度之此卷乃當時奏報也按公乞罷刈白草

劄子云七月初離汝州又水谷夜行詩我來夏云初
素節今已屆殆以是月未至闕八月復出為河北都
轉運使當時行狀墓碑不云有河東河北奏草惟摘
取其要切數篇入奏議集今既備載二書則奏議不
必重出止就逐卷存其事目使來者有考焉又仁宗
實錄及李燾長編所收間與此小異蓋經史氏筆削
詳具奏議第十六十八卷後

舉米光瀾狀末云今欲具狀奏聞相度銅利欲牒
孫巡檢或者除去欲字是未知古今具彙吏文
如此既云奏草自不須去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可幹者九人雖是九項而有十人姓名見本文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此是河東奏草未元本

詳始以為戒始諤

二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七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臣準勅差充河北轉運按察使伏見河北驕兵作過見據保州招之未肯開門擊之未能速破諸將集於城下而進退攻取未有定計臣今偶被獎擢俾當繁使至於應副糧草軍須之類皆有司之常事臣雖竭力供職未足以稱陛下用臣之意臣今欲乞每遇軍馬攻討招撫應干保州事宜許臣與田况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庶幾愚慮有裨萬一如乞臣所奏乞特降聖旨劄子付臣及乞劄與田况等今取進旨

舉官劄子

臣近蒙聖恩擢備任使臣勘會本路州縣至多甲馬甚衆比於三路最號繁難况今兵據保州河決德博虜人對境未測事宜當此之時以臣非才驟當重責苟一敗職所繫非輕須藉衆庶可共濟臣今有奏舉下項官吏五人伏乞朝廷特賜勘會本路州縣闕員及有成資滿任闕處各與差除以備緩急均當庶幾職務辦集不至敗悞今具姓名畫一如後

一前知長垣縣著作佐郎黃贄臣前任滑州通判日與贄縣境相隣熟聞其政治之迹本人近準勅移知大寧監竊知長垣縣係祇應北朝人使有例免得遠官臣今欲乞下審官院及開封府會問保明本官實曾祇應人使及合免遠官體例特除一河北路通判差遣

一權充州掌書記龔鼎臣有詞學明於吏術歷官六考有舉主磨勘循資今又成一考見有舉主臣今欲乞檢會本人考第舉主特改轉一京官除注河北路簽判知縣差遣

一新授舒州團練判官徐玉為性明敏有吏幹曉民政其人新授官未赴任臣今欲乞特除一河

北職官或知縣差遣

一太廟齋郎姜潛有文行通曉民間利病熟知河北事宜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路縣令或主簿差遣

一試國子四門助教李邊有膽勇材武本因白身効用捉賊得功臣今欲乞特除河北縣尉差遣

右謹具如前臣所奏舉黃贊等五人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乞不親教閱劄子

臣近準中書劄子節文河北宣慰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為預備仰不佳遍行巡歷所到據城壁并烽火臺防城勅使家事衣甲器械一一覷步仍躬親於教閱處試驗兵士鞍馬次第者臣偶以不才被此責任若乃詢究軍民之利害相度山川之險要幹軍芻粟建易城寨以至按察將吏廉其否臧營辦工材督治器甲如此等事乃是朝廷密授臣經略之職敢不盡心至如躬親教閱此則主兵之官日行常事兼臣本司自有職事凡於軍政既不

精專而又所至州軍一歲不過一兩次暫時按視難
盡精詳縱欲處置改更未必皆當況主兵之權貴於
統一侵官失職於理非使臣今欲乞除點檢城壁器
甲並依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外所有轉運使提點
刑獄司等躬親教閱一事乞更不施行如允臣所奏
乞明降朝旨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當司準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真定府路定州
路高陽關部署司各行移文字與合行本路管轄軍
馬州軍今後每遇勾抽係路分管轄軍馬候見本路

部署司文字即得起發并劄付河北都轉運司亦仰
依此指揮

右謹具如前當司近因巡歷至邢州據趙州寧晉縣
鄉兵都頭管用德狀及口稱緝得昨來北京走却壯
賊兵士強賊一十一人見在趙州贊皇縣窩藏乞差
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掩捕臣尋為本州及側近地分
巡檢縣尉並在磁洛州會合見捉打劫武安縣賊人
次側近應急別無巡檢使臣可差又緣近準上件樞
密院劄子轉運司差撥兵士不得偶值宣撫使富弼
到邢州遂具狀乞就差使臣兵士已差殿直高唯正

帶兵甲前去掩捕次臣看詳近降樞密院劄子蓋為
大段起發兵馬須候部署司勾抽不欲令他司侵土
兵之權事要統一敢不遵行臣欲乞今後遇有賊
賊人之處延檢縣尉地分遙遠未能救應之間許令
轉運司於就近州軍勾撥兵士一二百人以來應急
掩捕所貴不致透漏強惡賊人其餘大段起移兵馬
即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指揮如允臣所奏乞降付本
司及部署司施行

奏洺州盜賊事

今月十日準樞密院劄子邢州駐泊都監胡承澤奏

近準樞密院劄子監逐大名府磁相邢洺州巡檢等
捉殺賊盜者今有賊人徒伴殺併到軍賊頭劉貴首
級并前後捉殺獲共七人外只有三兩人見已殺併
散相度更不消臣監逐收捉欲乞却歸邢州管勾本
職公事候旨奉聖旨令河北都轉運司相度指揮訖
奏

右臣昨自到任累據北京邢洺磁等州節以申報軍
賊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數州之內驚劫
人戶掠奪遮馬并鄉村生馬騎乘候忽往來不辨頭
首姓名及每火人數尋根問得元有殺巡檢縣尉軍

賊劉貴一火及近日大名府走却壯城兵上九人共
兩火略知姓名雖曾捉殺得數人然其餘黨昌熾愈
甚或旋合火伴或潛逐村人到處一二十人動成群
隊臣今月九日巡歷到洛州南淮本州巡檢走報稱
有軍賊十四人打奪臨洛界馬遠鋪同時又據磁州
申武安縣軍賊二十人入縣衙闖敵傷着兵士及燒
却草市當日又據權巡檢殿直高惟正申邳州沙河
縣九月一日有賊一火打劫村民史秀至十一日巨
離洛州至故城馬鋪又聞前面馬鋪有賊四人白日
騎馬帶甲群行過往向東雞澤縣賊勢如此交橫其

巡檢縣尉等並各未見向前捉捕臣雖已一面催促
巡檢縣尉等及牒逐處併力掩捕及體量巡檢縣尉
內有畏懦不能捉賊者續乞替換行遣次不委胡承
澤妾有白奏只有三兩人未獲意欲速罷捉賊差使
兼臣曾召承澤問堂口稱奉宣監捉本不令躬親捉
殺兼宣撫使當弼已權差供奉官武永孚內殿承制
魏辛等充邢洛五州軍捉賊方今盜賊勢雖未衰其
胡承澤臣已牒令却歸本任去訖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

右臣準中書劄子訪問昨來石待舉孽書酒務內令

兵士拽磨所責省得草料轉運司尋依此遍下諸州
軍施行訖今仰立便指揮只依舊用驢子拽磨仍具
因依聞奏臣今檢取到元初一宗行遣公案勘會得
慶曆三年十一月九日轉運使張沔因巡歷到保州
本州通判石待舉等畫申請乞更不差磨樵驢子只
以廂軍兵士推磨所有轉運使張沔尋依所申行下
今來朝廷指揮仰疾速止絕本司相度即日已是秋
深磨無踏麴罷多日兼又保塞亂兵絕息若非時急
行出上件指揮深慮扇惑小人別致引惹欲乞直候
來年將及踏麴之時只作本司一面行遣依舊御差

驢子所貴不至張皇引惹謹具狀奏聞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右臣近巡歷至保州訪問得部署李昭亮昨因保州
開門後入城將雲翼第九兵士妻女分配與諸州軍
軍真等本為是作亂兵士妻女配與軍營要行戒勵
却於其中揀選軍人女子先自將入昭亮本家及手
下兵士使臣通判官等遞相傲恣亦各私取歸家軍
民傳聞道路喧沸其李昭亮等知臣覺察舉行遂却
轉遞出外即日未知去處尋據定州通判馮博文狀
陳首稱收得長行許秀女一人臣等勾到許秀女子

小姐及元傳送兵士楊遂王在共三人已牒送真定府通判王鵬於本府置院推勘去訖謹具狀奏聞

乞不詰問劉渙斬人

臣近知吉州刺史劉渙新到保州因點檢軍資庫有虞候張吉無禮及擅開金銀籠子不伏知州指揮已行處斬訖竊聞前轉運使張沔曾具奏聞深意朝廷別致疑惑況保州新經兵亂河北士卒素驕處置權宜難依常法伏乞朝廷更不詰問所貴不致引惹今取進旨

訪問逐州利害牒

當司勘會轄下州軍縣鎮地里闊遠戶口財賦兵甲甚多逐處官吏所見公私利病竊慮當司巡歷未到之間無由一一詢訪須議專行公文者牒具如前事須牒某州候到仰遍牒在州及外縣鎮官負內有見得本路及本職務不便事件及民間弊病可以興利除害者並密具文字子細條列直赴當司投下以憑看詳可否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河北諸州軍將來所支廩禁軍賞給所支奉聖旨劄與轉運提點刑獄司疾速

分頭通行點檢續津宣頭節文今下河北轉運使副
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候到逐處將賞給物色若是估
價尚高便仰重行估計其割子宣頭並不得下司者
臣伏詳朝旨本為賞給之物不可虧損軍人又緣士
卒素驕亦須鎮靜故每下賞給文字多令不得下司
者蓋慮張皇却生引惹今若只令轉運司點檢即可
以因巡歷名目每到州軍自合點檢倉庫因便於軍
資庫內點檢如此方可不至張皇其提刑司自來不
管錢穀忽至州軍却入軍資庫點檢即兵士皆知朝
廷畏懼軍人特令點檢如此却成引惹又慮諸州軍
見自來提刑不管錢穀忽要入軍資庫不肯應副則
須明言有朝旨點檢賞物又全違本司之意有此
事體不便伏乞朝廷專責轉運使一百點檢準備况
臣累準朝旨指揮丁寧嚴切已各行下諸州軍及見
文歷因便點檢亦恐州軍數多南郊漸近遍到不得
即乞密委本州通判等就點檢所貴不至張皇如允
臣所奏乞明降聖旨指揮更不令提刑司點檢所貴
別不張皇引惹取謹止

保舉王果

右臣等伏見前知定州皇城使王果移知密州或聞

朝議非果昨攻保州之日傷中兵士數多及縱兵掠奪南關人戶財物所以降移差遣臣等體量得昨來保州兵士作亂之初便欲自南門突出賴果領兵力拒守得南關賊既不能奔突遂閉城門兼初閉門之時尚可斬關而入為諸將心不齊一致果不能獨進其兵士傷戶人多蓋是果能得士死力不遺勇爭先雖有中傷尋各完復其後累降招誘賊眾搽城投降亦因外兵攻圍示以必取賊知窮蹙方肯聽命果之力戰不為無助其南關人戶財物乃是招收兩指揮初作亂之時先自南關劫掠然後入城果到南關只令

兵士於招收叛卒營內就其糧水兵士或得些小物色多是叛卒遺棄之物然東關人戶亦不免劫掠昨來保州城開之後兩關人戶皆有狀稱劫掠財物不少足明因亂被劫不獨南關蓋緣王果為性剛勇奮不顧身但務盡忠不恤毀譽若朝廷當用兵伐叛之初罪先登効命之將使冒矢石中傷者被責而避賊不戰偶無傷中者得遷竊慮賞罰失中無以勸戒兼臣昨因巡歷至沁邊州軍訪聞軍民嗟憤皆以果當被賞而不意被責累經本司及宣撫司陳訴舉留伏望朝廷審察愛憎之言保全忠勇之士其王果伏乞

特與清雪復一河北沿邊重地差遣所貴下叶軍民
之議激勸將吏之心謹具狀奏聞

保明張景伯

準宣頭節文磁州奏據武安知縣張景伯申今月六
日有軍賊約二十餘人人縣圍却縣城有守把兵士
三十餘人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後便物出往
城西草市打劫劉簡家財物乞指揮收捉去訖奏聞
事宜令河北都轉運司疾速體量詣實如是上件賊
人曾打劫縣城裏面人戶財物所有本縣官貧仰依
近降指揮取勘施行并下提刑司火急指揮應干繫

地分都同巡檢使臣及捕盜官等仰立便部領兵甲
弓手等會合捉殺須管敗獲所乞權差兵士百十人
防護縣城即仰轉運司疾速相度差撥訖奏聞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先據磁州狀申今月六日有
軍賊二十餘人入武安縣內打劫被知縣張景伯部
領守把兵士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出往城西
草市內打劫劉簡家財物粘逐前去值夜捉賊不獲
乞差巡檢縣尉會合捉殺及乞於諸縣添差守把兵
士及權差義勇防托當司尋遍牒都大捉賊餘獲及
地分巡檢縣尉等分頭捉殺及牒磁州差兵士義勇

量支器甲防守縣城相次據徐夔及沙河縣令申斫
到賊頭一箇及胡承澤申永年縣百姓殺頭二箇又
據磁州申活捉到軍賊張晟一人斫到徐木大趙二
頭二箇其餘並是元被賊人驅虜去遞鋪兵士及百
姓等並各詣逐處首身訖外即日磁洛之間別無賊
盜當司體量得上件賊人元初於武安縣打劫被知
縣張景伯與兵士三十餘人用命射中賊人致其潰
散因此徐夔等接勢收捉斫殺方得盡靜其武安縣
吏難議更行取勘謹具狀奏聞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臣沂日伏觀郭承祐知邢州自蒙朝廷差遣
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詔不下司宣頭節節
常用心體是藉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
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虜通和之後弛備多
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應廢朝廷悔鑒前弊故先慎
擇官吏務欲脩整類綱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
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
容疵不才因循不切糾舉却致臨事闕悞朝廷留意
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

民尚虛驚軍情未帖相次順安軍瀛州安南軍衛州
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
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
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
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籍多端又為按
察使張昱之奏論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
木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
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啻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
選承祐庸劣貪穢奴顏之態其心已見其心已見其
忍廢承祐豈無悶處可之

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
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願惜
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
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再奏郭承祐

臣昨觀朝廷差郭承祐知邢州已曾具劄子奏論乞
別選差人至今未奉朝旨臣昨因準中書劄子權知
成德自邢州經過見其城壁嚴整居人繁富不惟為
朝廷惜此名藩重地兼痛惜一城軍民將罹其毒仍
採問得邢州之民自聞朝廷差下郭承祐其上等人

力各訴免行戶及欲逃移他郡緣承祐久在河北其
贓穢之狀人盡知之竊恐朝廷未知民情不悅如此
謹再具奏聞取進止

五保牒

當司檢會轄下諸州軍近年不住申報盜賊群火極
多蓋緣盜賊必先湏鄉村各有宿食窩藏之處及所
得贓物常有轉賣寄附之家然後方能作賊所以自
來每有群盜驚劫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見蹤
跡卒難尋覓蓋為鄉村不相覺察致得姦盜之人到
處便可容隱兼檢會準戶令諸戶皆以隣聚相保以

相檢察勿造非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
有所行詣並語同保知雖然有此令文州縣多不舉
行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問得舊來常有盜賊逃軍為
患近歲黎陽衛縣各將鄉村之人五家結為一保自
結保後來絕無逃軍賊盜公私簡靜其利甚博須議
專有施行

右具如前當司相度隣聚相保之法是國家見行勅
令於公私甚利然今既舉行若縣令非才不能制馭
公人胥吏則勾追搔擾未見其利先為民害以此當
司未欲一槩通行指揮今且於轄下諸縣東選知縣

縣令公明材幹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數內某官見
知其縣事須實封專牒某官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
行當司所錄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綱若更有合從彼
處民便別加增損事件亦請一面增損施行仍請先
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供報無至張皇鹵莽者

乞推究李昭亮

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馮博文為陳首特放更不
置院推勘如更有官員使臣等將帶却保州作過兵
士人口徃本家者並許陳首亦與放罪仰本處依前
來體例配與軍員收養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昨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
亮身為大將不能統轄致得保州兵士作亂及朝廷
累降勅榜屈法招誘叛卒方肯歸降既城開之後其
李昭亮轉帖號令諸軍不得私取人口并財物却先
將叛卒女口私入本家當司為見李昭亮忝為大將
不恤國家憂患幸此亂兵利其妻女當司職在按察
理合舉行遂當面詢問李昭亮其人妄稱不曾收得
及通判馮博文處亦有一人知臣覺其急送保州
陳首當司為要見得李昭亮處私取叛兵士女口歸
着遂勾追馮博文處許秀女一人及轉送兵士等於

真定府差官置院根勘本為要李昭亮私取手下叛
兵妻女歸着今準中書劄子內上項聖旨指揮欲乞
除馮博文特放更不推勘及其餘官負使臣等未發
覺者並許陳首外其李昭亮身為大將不憂國家幸
此亂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輕況已發覺無容自首
伏乞許臣根勘見歸着奏取勅裁兼本司已牒推勘
院令踈放馮博文處許小姐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
取人等早行結絕未得斷遣續送當司以憑看詳聞
奏去訖伏緣當司職在按察今來若舉察轄下官吏
未容根究便行踈放即按察之司是為虛設今後官

吏作過者無由糾舉伏乞朝廷特賜察謹具
聞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為禁軍

當司近牒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
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準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
軍一百九十八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日巡歷到通
利軍勘會本軍分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
內八十人院禁軍武衛掃墀十人配廂軍威邊保節
指揮尋體間所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

殺戮吏民奪財物汚辱良善靡所不為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其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聞城中兵亂遂投定州別不曾作遇當分配之時却貴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等為見城中作過兵士却升得軍分一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冤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怨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閑慢處窠坐羈縻當司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時升降之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遠等兵士被作過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今若先其

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大體若萬一漸形怨忿別起事端至時難為鎮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驕兵生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遠保節等廂軍事節蓋慮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今錄白部署司元牒分析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特降指揮下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元降配諸處兵士元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當司體問得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為禁軍所貴

於事稍允伏乞早降指揮

乞一面除放欠負

臣竊見自來每遇南郊赦勅除放天下欠負朝廷雖示恩卹而有司未嘗奉行是致天下常有積年欠負累經赦宥除放不得便破敗逃亡之人傳子至孫攤在親戚干繫人等追擾陪填不勝其苦臣究其弊蓋為先降天聖編勅內欠負官物該恩除放者須得諸州軍及轉運司節次保明申奏送三司并理欠司定奪經歷官司既多則往復問難拖延日月故每一次赦恩除放則未能了當者蓋守關防太密經歷處多

使赦宥之恩擁隔不能及下而官司胥吏反為搔擾之資臣伏觀今年赦書節文內所該欠負官物特與除放者若干項內若干項並特與除放內一項即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切緣雖申奏下三司理欠司即不免往復問難拖延日月使除放赦恩不時及下臣今欲乞除赦文內一項元指定令保明申奏者依赦施行外若干項係赦恩特與除放者並許轉運司子細勘會先行除放訖一面申三司及理欠司乞行點檢如敢夾帶不合除放之人誤行除放者其轉運司官吏並科違制之罪況三司轉運司俱是掌錢

穀之司其轉運司尤以聚斂為功只患刻剝太過雖
不經三司覆驗必不敢濫行除放如允臣所請乞特
降指揮下諸路申明赦文內令保明者並須申奏其
餘特與除放者許轉運司除放訖申三司今具畫一
如後

一應軋興年已前諸州軍帳內有搆管諸色欠負
年深及累經界分登帶不見年代名件見無家
業抵當及正身亡沒配流不在攤在妻男及干
繫人處理索自來催納不行者不以有無侵欺
盜用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

詔申三司

一今日已前諸色欠負官物并於干繫十保人處
攤理元不顯侵欺盜用者或雖是侵欺盜用本
家并干繫十保人內有委實見無抵當者並仰
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當議特與除放此一
項臣今欲乞依赦文保明申奏

一應陝西河東諸般綱運般送衣甲器械等緣路
死損却官贖騾并磨擦損折漬汚及衣失疋帛
條剝納虧官錢元不是侵欺盜用者並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天下州府軍監縣等應干繫節級手分自來有失行遣催納官物并誤行支遣委不是啓倖侵欺見行攤納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終已前諸道州府軍監人戶先因災傷支借過實糧草斛斛除納外見在欠數目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

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已前諸處夏秋因災傷倚閣稅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

三司

一應今日已前幕職州縣官在任及未到任亡沒者如曾借過月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般啓倖隱陷稅租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累年積欠數自見行理納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羊網死損虧折斤兩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川峽等州軍監并黃河

在京肆排岸稍工兵士牽駕綱船般運物色內
有少欠元無欺弊見尅折請受者並特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處有水火損敗官物及綱船遭風水拋失
不虛及賊偷盜勘會分明別無欺弊者並特與
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
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為一指揮外共僸併出九百
三十七人別為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

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團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
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
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
為少闕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未及分併指揮之間
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
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修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為
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
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蓋
到營一座即今將欲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為
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兩

存住不得為見官中修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
私便各自用功修蓋全不曾催督只及月餘已相次
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
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
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
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
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
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
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
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為一指揮於

新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
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放行牛皮膠鱠

臣累據轄下州軍狀申為創造添修兵器乞牛皮筋
角膠鱠物勘會本路見在當是全然闕絕民間雖有
禁法合逐旋納官及點檢帳曆亦全無人戶納到數
目亦曾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又為京師諸
庫各稱亦是數少或累申奏不曾支得縱或支下亦
數目不多應副使用不足其諸州軍又為上下催促
造作甚嚴每於難得之中或時支得些小不暇東擇

好弱兼更使用不足須至減料那融只且備數修劬
僅能成器全不堪用今河北一路兵器萬數雖然不
少而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臣究其弊蓋為皮角
筋膠難得之故臣因勘會自來國家明有禁法民間
筋角須盡納官河南膠鰾又不許過河北既有此禁
便合民間更無兵器今河北見管義勇十七萬有餘
人人自有私弓弩此是官司明知其數者更有不係
義勇之家例有弓弩不少其筋角膠鰾從何而得能
致弓弩如此之多以此見國家禁法未便只是禁得
官中絕無民間不能禁止臣今有起請擘畫事件伏

乞朝廷特賜詳度如先世所請之禁法得今後
更不專仰朝廷較那支撥而物歸其本兵器可精今
具畫一如後

一未兵興以前舊制民間自死牛皮筋角並中賣
入官量為三等支價錢或不及等者退還百姓
及許客旅販賣官中且場收買當時公私却不
闕少自兵興後來改法甚嚴人戶自死牛馬皮
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納許人陳告隱藏者支費
自有此指揮後來人戶絕更不曾經官送納亦
無人告首隱藏者豈可二年之內舉河北牛馬

全然不倒死以此足見改法之弊蓋其施死牛馬已是下民之苦更不支得價錢令人戶白納及更令陪錢於官司使用了納又令盡底納官絕却民間使用以此只不為便緣此等物各是民間要用之物陳告又支賞錢不多所以各相蔽蓋無由發露今年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之必必民若不納官而中賣即是違禁之物以此收買不得臣今欲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計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為三等文錢不及等者退還本主

及置場收買客務興辦者如有及等皮角不中官賣即許人陳告如此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

一臣體量得河北私置場等並無河南過者膠鰾只是河北自有蓋滄州大海出魚不異南方及塘泊之中魚亦不少河北人民並能煎鰾出處只百十文一介自來民間公行官司只是黃河不放過南膠外本土膠鰾州縣無人點檢禁絕民間取足使用但官中自禁耳臣今欲乞滄州及瀛保等州相度置場收買必然大段易得竊

慮議者猶恐官旣收一則民間公行因此北界
為不便況今官雖不與民間亦不曾禁北人從
來不籍南界販鯨豈無弓使用以此言之不
足疑也

右謹具如前所有牛皮筋用等臣只見得本路利害
仍乞更下諸路轉運司相度利害取進止

乞展便糴斛限

當司近準三司牒為便糴斛斛仰依編勅至三月終
任便更不展限若當司勘會沿邊軍儲事大累年
斛入便不敷慶曆元年只此到八十五萬二年只

到四十五萬三年只便到一百四萬今年方遇豐熟
正是好行入便之時價例比去年大段低減兼每年
客人雖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須待體探年歲豐儉
及伺候官中價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間方始猛來入
中今若只於三月盡頓然中止即邊儲大段闕悞况
元拋口百餘萬斛斗即今全未糴得莫州元拋二十
萬方糴便到一萬二千有餘信安三十萬方便到四
千有餘霸州一十九萬方便到三千有餘其餘大約
似此全未及數只指望四五月間趁逐入便若便及
省司元拋數目及四百萬石不得一年約支之數

若頓然住却必見大段誤事者

右謹具如前伏乞朝廷特賜詳酌體認河北軍馬糧
諸事大蕪累年使糴不前越此年豐價賤之時且乞
依常年便糴至五六月已來只便及省司元拋數目
即止兼自有便糴已來年年展限客人以習慣其事
皆廣為計置直候依常年四五月方來入中今若只
於三月上住即不惟全無入中致闕乏候事兼恐賺
候客人向後無由入中伏乞特下三司許令且依常
年體例候糴及元數別聽朝旨仍乞速降指揮

乞置御河催綱

臣伏見沿邊鎮定等十六州軍每年入中斛斛並支
在京一色見錢自來不止全仰沿邊入中亦於近裏
州軍計置斛斗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近
年廢却御河運船不曾般運只藉沿邊入中加父京
師近歲難得見錢客旅交鈔無價雖於沿邊多添價
例終亦入中不前近裏州軍却合相蕪計置然須先
修運路俟漕運路既行方改近裏儲積今有摩畫事
件一乞復置御河催綱一負一乞將見行三說新法
地分與沿邊見錢糴州軍分為兩番更互入中所貴
漕運通流邊儲易備在京亦省費見錢之半今具利

害畫一如後

一點檢本司帳曆係管御河堪好糧船一千八百隻見在只有三百餘隻內一千五百隻不知所
在自來不曾點檢見差官二員根磨尋覓至今
未見歸着其見在三百餘隻每年亦全不曾般
運斛斛只是雜般虛名占使蓋由御河催綱廢
罷後來綱運無人提轄致得綱梢偷減拌和濕
爛損惡却饋邊之粟因此轉運司漸廢漕運之
利殊不思若只仰沿邊入中則在京廣費見錢
在京錢少則沿邊亦難入中兼昨本司近據廣

信軍通判蔣貴聲畫求得江南配來船匠打造
鑠板船比舊船減省得物料人工又可以封鑠
不令偷拌已打成一隻甚見利便見今廣謀打
造次臣今欲乞朝廷却復催綱二員一員依舊
於大名府一員於乾寧軍漸用新船興行漕運
之利

一勘會沿邊十六州軍元係見錢便糴外近裏大
名府等也州軍近年已詐客人三說入中然二
法不可並行若兩處抄價苦相爭即客人只就
近裏入中

蓋沿邊全少土君解斗皆若沿邊價藉近裏客人販去中官

高有利即近裏少人肯入以此二法並行未便
臣今欲乞將見錢三說二法分為兩番一年於
汭邊見錢入中則近裏權住三說次年於近裏
行三說即汭邊權住見錢若近裏入中而權住
汭邊斛斗無所往官中便糴必多若汭邊隔年
一入則京師減費尤錢之半不至滯却零劫則
汭邊入中亦必多矣若明立二法分番示信於
客人則又遠不勞朝廷改法自可省得見錢邊
備亦易計置然近裏汭御河州軍用三說本要
輸運則須先修運路故先乞復催綱二真也

右謹具如前臣所乞復置催綱及糴便利害伏乞朝
廷特賜裁度如允臣所請即更有約束條件候朝旨
別具奏聞

乞催納放外稅物

臣等近覩赦書節文應今年係災傷處已經體量見
欠稅物未得催理奏取指揮當司勘會本路一十二
州軍各係水災人戶已委官體量到合放稅數具帳
申奏其放外稅物並是見在苗畝上合納稅數若更
行減放則姦倖之人枉有拖陷省稅及元計度軍儲
失備已具狀奏聞乞將第四等已下人戶依赦取奏

朝旨外第三等已上人戶放外合納稅物乞許依例
催納至今未蒙指揮當司今再將合納合放稅數勘
會合放稅數已及七十四萬餘石東貫外合納尚有
四十餘萬若更行減放即恐無名虛放數多軍儲大
段失備况今年河北大豐熟三二十年未有如此豐
歲其係災傷地分已盡數檢放外合納稅數若於豐
歲更行除放即恐軍儲失備將來歲不常豐或小遇
不熟及緩急闕乏不免却煩科歛臣等今欲乞朝廷
檢會本司前奏特降指揮其第三等已上人戶除已
放外合納稅數乞依例催納外第四等已下人戶放
止

三置弓弩都作院

當司勘會近曾擘畫乞於滋州置都作院打造兵
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監官等見催促磁相州蓋
造管房作院及地東二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切
緣磁相二州只是鐵作院所產弓弩元未曾別有擘
畫當司今相度得西山一帶所產弓弩良材甚多自

來係相州盤陽接所應副諸處使用今欲乞就近於邢州置都作院一所專打造一色好弓弩又遠甚為利便蓋緣弓弩二物於兵器之中最難打造尤要精專至於煎膠校筋各有法度燥濕寒暑有日時製造遲速之間若一事不精遂不堪用兼亦不又易損壞見今諸州軍弓弩造作之時既皆草草造成不久尋復損壞又須從頭修換一番修換未了一番已却損壞即日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終年修換舊者積壓無由了絕有打造成後不曾經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換既頻轉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久遠候

事不細其弊如此蓋由散在諸州打造工匠及監官皆不齊一本司亦難為點檢故也若蒙朝廷許置都作院即選得專一監官東擇精好工匠制定工料法式明立賞罰可以責成兼亦易為點檢者

右謹具如前所有磁相州鐵作院并今來起請弓弩都作院初置事初合立規法欲候朝旨許置弓弩作院初置事一就條列續奏乞賜指揮遵守施行次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臣勘會轄下州軍使州院節級前後行并通引官客

司書表司等並各於元定勅額人數外有影占上等
人戶前轉運使張鼎之等遂令諸州軍據元額合留
人數外剩占之人並減放歸農雖減得人數不少其
如當時遂州行遣不一或不問戶等高低從下名減
放者或有於下名之中東上等入戶影占之人減放
者或有不問節級前後行只東上等入戶減放者遂
致減放之後不絕言訟近累據減放公人等過狀却
乞收叙又緣諸州減放事體不一若盡據減放之人
却行收叙則顯違先降勅條額定之數若全不收叙
則又有前行節級繫名多年者難盡不收亦有州軍

經減放往往輒止行收叙者臣等兼檢會日近雖有
條貫前行不免里正然額外人多終是不便若額外
手分無賄路乞覓之倖則不可使其更當兩役若有
賄路乞覓之倖則不當額外剩置人數以此而言只
合依勅額為當竊以事既千衆必欲州縣久遠遵行
則須乞自朝廷明降指揮庶為定令臣等今欲乞特
降朝旨申明元定人數許本司遍取轄下州軍見管
人數及已減放之人來同依入事年月上名下次排
連從上據勅額元定人數存留外截下額外之人不
問戶第高下一時減放如此則年深上名却得收叙

額外盡減又不違勅條內有州軍元定人數全少後
來戶口增盈及公事委實繁多之處乞許本司差官
定奪量與添人具數聞奏立定為額庶絕詞訟兼可
永久遵行取進止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近又準中書劄子節文知保州劉渙奏欲乞朝廷相
度沁邊州軍應係兩地供輸人戶比附一州軍內人
戶量與減免州縣色役奉聖旨宜令轉運司勘會聞
奏本司方行勘會相度次續再準三司牒伏乞朝廷
指揮內有界河北兩地供輸衙前兩地人戶全放歸

農只令輸納稅賦奉聖旨依所奏施行臣勘會沿邊
界河以北百姓雖有兩地供輸虛名其稅賦已經太
宗皇帝朝全放即今只將北界納稅唯有差役則兩
地共之今若全放界河北人戶差役即是稅賦差徭
今不屬中國所管既不能賦役其民即久遠其地亦
非中國之有此事所繫利害不輕又緣放免界河以
北人戶歸農指揮元不曾降下本司相度只是朝廷
下三司直降下沿邊施行已行之事雖失難追然昨
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人戶差役所有以次
戶第等諸般差遣竊慮人戶援例別有詞說及邊臣

更有奏請乞不與施行其劉渙起請亦乞更不施行
取進止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入色役

臣勘會所司近准三司牒為臣寮起請沿邊乞減放
兩地供輸衙前及係自京支下官物並令三司差軍
大將管押前去及係外州軍支撥者即令支下州軍
差衙前人管押赴逐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看詳臣
寮所起請上項三節事理內減放兩地供輸牙前及
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二事甚為不
便其兩地供輸入減役一節本司累曾具不便利害

奏聞近因程琳有奏已蒙朝廷行下却且依舊差役
外有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一事蓋
是元起請臣寮不見得本司逐時支移官物次第所
以不詳利害切緣河北一路沿邊州軍每年所用絲
綿紬絹見錢等數目不少並只出在濱滄德博四州
每遇邊上州軍少闕即本司於此四州支撥無有虛
月若一一並令此四州衙前盡應副沿邊諸州軍即
衙前人數有限官物般運長無虛月其四州本處亦
各自有重難差遣要入差使若如此施行不待久遠
只年歲間立見四州衙前破蕩盡及逃亡避役有悞

緩急沿邊闕絕要用之物般運不前况自去年河水
決溢德博二州人戶災傷貧困及係災傷地分破敗
場務甚多正是衙前人等因乏不易之時尤宜存恤
臣今相度若令沿邊州軍各自般運則每年轉數不
多若一切令此四州應副沿邊州軍則大為繁併臣
今欲除自京支與沿邊綱運不多乞令自京差軍大
將外所有本路支般官物並令沿邊且依久來體例
般運所貴各得均濟今取進止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臣等勘會本司近為諸州軍有人戶進納常平倉斛

斗檢會到元降勅命內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
進納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糶糴以官爵
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
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
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
家緣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
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
失權宜糶糴爵之本意本司為見有此不便曾具狀申
奏乞增起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
杜絕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其狀申奏多日至

今未蒙降下旨揮後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
戶進納常平斛斗蓋為恩澤僥倖所以人戶各來進
納本司為已有申奏起請乞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
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旨揮今再
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獎次第伏
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戶進納伺候
勅旨次乞早降勅命指揮

乞條例催綱司

當司近準朝旨已差太子中舍賈熊充潮御河等催
綱伏緣御河運路不修催綱職事久廢是致催綱兵

稍因緣作過偷減官物遲滯行程所過州軍任意截
撥舟船所經地分隨處拆拽釘板因此於一千八百
隻綱船內失却一千五百隻至今根究不見蹤由蓋
因自來全關關防不嚴條制而致茲積弊也今已蒙
朝廷却置催綱所有合行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伏乞朝廷特賜裁酌降下本司及提轄催綱司等處
遵守施行所貴革絕自來綱運積弊

一自來綱船利於雜般多將未及年限糧船故意
損壞及虛有申報退作雜般船既充雜般之後
多是妄稱不堪行運便行毀拆或於汳河孤迤

村落地分故意損壞靠閣便於本處拆拽堆塚
枉破兵梢看守有至三四年者兵梢恣於村坊
作過及偷賣釘板提轄催綱司元無拘轄無由
點檢欲乞起今年已後打造到三百料糧船每
二十隻為一綱同用一字為號并造年月刻於
船梁額上用官大印記訖給與綱官梢工主管
團成一綱後不得輒更分破所貴見得年限遠
近不敢故意損壞及妄行毀拆

一糧船每隻以三百料為率逐船所用釘板小大
名件既已一般欲乞令催綱司將三百料船所

用釘板名件一一開坐雕為印板每隻梢工給
帖之時頭連一本旋鑿釘板大小數目給與令
據數交割主掌如遇損壞合行拆拽即却據元
數釘板名件送納或有少數並勒梢工陪贖如
遇行運之次損壞不堪即仰申報本地分官司
檢覆亦據元數拆收立報催綱司指揮因便舟
船附帶令元主掌梢工於造船場依數交納出
給收附仍令造船場納訖據數關報催綱司照
會施行所有合退作雜般船者亦須依刻記造
成年月先後資次撥充雜般不得隔驀將新好

船揀退仍每綱據少數却以新船撥填足數
一自來提轄司支撥綱船般載官物至逐處下卸
了其空船便被汭路州軍取意截撥諸般不急
使用因此積弊散失數多不能拘轄點檢今欲
乞指揮汭河諸州軍不得專擅截撥遇有合般
載官物並申提轄催綱官梢工候見提轄催綱
等司文字支撥方得裝載行運如違各乞重行
勘罪官負奏罰

一御河等水並無風波走射險阻其地里行程可
以制定自來上下水空重船一有程限但無關

防點檢之法今欲乞委轉運司將通利軍下至
潮河西盡順安軍地里遠近所至汭河州軍立
為程限牒與提轄催綱司每遇轉運司有各般
運斛斛批撥下數目裝發糧船即令提轄司具
裝發去處至下卸州軍除裝卸各給十日限外
沿路地里指定行程帖與綱官梢工等及一面
牒催綱司依程催促仍令提轄司預先將簿照
會行程約度合到下卸地頭月日續便支撥或
令回載官物或令轉載向下行運亦便牒與催
綱司依程催促如是下卸後並無官物般載即

仰軋寧大名兩處就近赴催綱司岸下繫泊抵
候差撥所貴綱運無由散失住滯作弊

一所有帳籍文簿今欲乞令提轄催轄等司各置
簿三道一置綱船都曆一道抄上都大舟船數
目逐綱依字號隻數造成年月主提梢工姓名
開坐如有退撥充雜般及損壞拆拽及新收充
填數目亦一一開坐轉計每半年一度造帳供
申轉運司一置裝發勾朱簿一扇具逐綱隻數
綱官姓名裝卸官物數日月日依程限抄上催
促候下卸了勾鑿了畢逐旋開報照會一置

於都曆上照會開落每遇轉運使巡歷並須子
細點檢

右謹具如前當司起請催綱司條件只是規矩大綱
更有合行事件乞令催綱司續次申舉其催促行程
點檢官物拘轄新舊舟船及拆修除破等事並委催
綱司專切管勾所有支撥舟船應副搬運即申提轄

司憲領仍令本路轉運司逐時點檢如有違慢之處
嚴行斷決其情理重者仍乞奏取勘裁所責上下違
行久遠潛運通流不至悞事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紹熙五年十月部人王伯芻校正

臣放有牛皮膠總因此比界為不便

臣等以有都府境切緣是

臣等以有都府境切緣是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八

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

臣近準朝旨令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岢嵐軍修
城本司尋曾奏乞於閑慢路分抽差今奉樞密院劄
子奉聖旨如委實人數不足即仰抽差一千人者雖
蒙朝廷許減一千人伏緣本路除祁瀾定雄霸等州
見闕修城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博州狀申為河水
汎漲向着緊急乞差人夫兵士應副功役本司為轄
下例各闕人已牒滄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令應急量
差人夫功役博州即見於諸州軍劄刷例各無可抽

差方欲奏聞乞朝廷於隣路抽差應司次今準朝旨
今依前降指揮於近便州軍應急抽那臣非不知河
北河東俱係邊防路分若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
豈敢自私一路妄有占留只緣本路實為闕人處多
今若朝廷須令差撥即將轄下見役處罷役那往岢
嵐縱河北事有關候緣臣已有奏請朝廷必未深罪
其如於事有關在臣之職不敢不言况今年黃河水
勢不類常年即今五月已汎漲如此將來夏末秋初
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別具奏乞於京東西路差人次
兼本路役兵多惟向上及併城西山採木等處各有
人數河上既不可抽如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河東
修城又兩處事體不且而西山採木蓋為即今諸處
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別立指揮各要營房及敵排
樓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不可闕用之物若不於逐
處功役內抽人即轄下例各別無閑占之人可差伏
乞朝廷更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副岢嵐功
役謹具再奏聞

再奏

臣近準朝旨令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岢嵐軍修城
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路黃河及修城採木

系切功役浩大及賜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
朝廷指揮令於近便州軍應副剗剗勘會本路與河
東近便惟有威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
定軍至安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鷹軍入洪谷方
至哥嵐約一千五百餘里據明鎬元奏稱向去二十
二箇月方了今縱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千五
百里山險到彼卒未了當將來冬月哥嵐苦寒役兵
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
致大段逃亡作賊況北虜縱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
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城地將元計工料及見

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減人往河東即
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弛廢況除定州外瀛雄祁霸等
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強壯一二年內期可了當
本司非不能張皇事體煩黷朝廷乞人蓋以去虜即
今別無事宜一一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哥嵐修城
功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
未銷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黃河
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到河上兵士全
少如去歲若旦夕逐州更有申報須至煩朝廷乞人
外所有諸處修城功役雖見關人本司亦當勘量事

體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葺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撥往別路庶免本路闕悞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不敢施行取進止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

臣等伏見知定州李昭亮已抽赴闕見闕知州定州控扼西山險要於河北三路最為重地軍民政事邊鄙機宜須藉通才方能辦集況即今北界是於界首興建寨柵及於銀坊口侵占疆封處置之間或須應變鎮撫之術尤要得人況河北比於陝西四路事體甚重今之渭延慶並用文臣伏乞朝廷特於文臣兩制已上選差一員知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別差武臣充部署加貴委任得人邊事有備不進止

乞預聞邊事

臣昨蒙朝廷選權差充河北都轉運使之日授到付身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才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為預備以臣非才誠不當文武才識之日其如朝廷責任之意然而必欲密為經略熟圖利害則須外詳邊鄙之事內不為朝廷所疑端慮盡心猶恐不副委寄捨會去年定州軍城寨為北虜於石曰子口侵

入內界卓立鋪屋本寨為地分不屬沿邊安撫司
遂依例申報轉運司無何安撫司並不勘會不係
地分便發怒妄奏軍城官吏不合申報轉運司乞行
取勘又蒙朝廷更不照會便下轉運司詰問軍城
官吏賴本寨引執元降勅條分明臣與本寨主等
偶免罪譴其不屬安撫地分合申報轉運司者尚如
此其他沿邊係安撫司地分固不得與聞矣昨來
比虜於安肅軍北鈔移界標南侵邊臣既承例不
以事報轉運司臣心不能安因以手書問知軍侍
其濬濬亦不敢答又昨臣寮有起請復支保州沿邊

巡檢兵士口食者是臣本路本司職事臣嘗本為小
人上言不識事體乞不下轉運司朝廷因此只下程
琳一面相度臣竟不得與聞臣既親蒙密授經略之
任使其圖利害為預備而外則邊防之事了不聞知
內則不足為朝廷取信而本司職事亦不得與議平
日無事之時尸祿而居尚當憂愧况聞近日邊鄙頗
有事端飛狐界上興立城柵漸貯甲兵又於銀坊冶
谷以來壘石為城包侵南界大役人夫卓立堡寨竊
慮嚮去沿邊別有事宜臣既授上件劄子內委任之
意凡事不可不知兼臣體問得舊日遼上州軍事宜

並申轉運司只自通和後漸廢臣今欲乞應係公邊
事宜自來申報安撫部署司者亦乞令逐州軍申報
轉運司所貴稍得與聞邊事至於儲蓄糧草修城池
器械亦量酌事體緊慢不至乖方其間愚慮或有所
長更冀禡助萬一而少副委任之意如允臣所請乞
明降指揮取造止

再奏

臣近曾奏為先授朝廷密旨令熟圖河北利害陰為
預備然邊防事意元不一與聞乞今後公邊事宜並令
申報轉運司至今未奉密旨者臣伏以轉運使總合

專掌錢穀不與兵戎然河北事體不同他路故授之
密旨常使經營況今公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
已下其通判即是常參初入京朝官等臣被朝廷責
任北公邊知州通判故不為輕下至機宜司手分亦
是轉運司所差並得盡聞機宜事臣之本司獨不得
與且臣愚慮非欲侵邊臣之權攬事多管以招罪累
蓋臣所職糧草錢帛蓄積之備其賦歛緩急須量邊
事緊慢以至按察公邊將吏能否亦要知其處如
何伏望朝廷細詳元降不下司劄子內事意及北類
公邊通判初入京朝官等許本司今後與聞邊事所

有必邊申到事宜即不得直便行遣文字苟有所見
須令密具奏陳不得下司漏洩如此則本司得知邊
事緩急凡於計置準備不至緊慢取方而又愚見苟
有所思亦得少裨萬一取進止

乞令邊臣辨明也界

臣伏見近日北虜於四望口起立寨柵及於銀坊治
谷已來侵過南界壘石為城寨等事竊以北虜劔立
寨柵已違誓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佯為不知不須
緊問兼萬一中國却合有興修去處可以引彼為詞
以塞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為預備便合於界首分

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
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
懦而不曉事機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詢探得起
寨事端及已立了寨柵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
因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興
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辨理疆界拒絕侵凌
竊以北虜號為犬戎自古畏強欺弱今若便示以怯
不爭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
大而不與之爭則為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惟在
即今速為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

了當然湯則被囚之後亦不聞別有孽書至今侵界
之寨等事但聞婉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無謀臣近
體問得往年雄州西北亦曾為北戎侵界立數處鋪
屋當時邊臣葛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辨拆却鋪屋
北人竟不敢爭況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中
地界分明易為理會今來已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
州其人久在雄州頗諳邊事伏乞早降朝旨下邊臣
速令止絕辨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軍城西北山路險
絕銀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要是中國
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在彼

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勢以此言之
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
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婉順止約不得即須力與
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曾拆却鋪
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
止

乞差武衛人負

臣昨權成德軍日為屯駐淄州武衛第六十六指揮
兵士高林等乞替曾有劄子奏聞尋蒙朝旨以京東
一路所管武衛不以例各差在別路屯駐奉聖旨劄

與臣詳此照會者臣尋作本府行遣備錄聖旨告示
本營知委訖臣今勘會上件武衛兵士共六百三十
一人並無正轄官負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並是往
年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及本營雖有正軍頭十將
等八人亦並是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部轄此六百
人思歸之卒久遠深不為便伏乞朝廷檢會早賜自
京選差有心力能部轄正副指揮使及逐都正都頭
所貴可以部轄久遠別不生事臣亦密體問得權管
人負姓名因依今具如後

- 一人軍頭劉緒
- 三人右十將孫榮田榮榮斌

已上四人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內軍頭及右
十將昨於慶曆三年十一月內準州帖準步軍司
牒權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勾當並未曾正授
宣其人等各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

- 一人軍頭韓筠
- 七人左右十將四人左徐吉

賀進谷興段千三人右王清丁用楚興
已上八人亦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將虞候承
局昨於慶曆三年正月內授州帖差到於慶曆四
年四月授步軍司帖正充第六十六指揮勾當亦係
曾在信安軍作過人數

右具如前所有上件武衛兵士高林等當京東武衛
刺面排定軍分之時獨此一指揮累次糾合陳詞今
來準密院劄子告示後雖不敢別有詞說然此一軍
兵士已是累日扇搖人數既多又無正管人負只令
曾作過人權管深為不便伏乞朝廷特賜允臣所奏
早與差補有心力正副指揮使及軍頭等部轄

乞住買羊

勘會河北自前不曾配買羊畜自西事已來分配於
河北牧買竊見京師羊畜有備準三司指揮截住權
場上供羊網於西路州軍牧放一萬六千餘口至冬

深死却五千餘口所有今年人戶配買羊已上京送
納訖却攢下權場羊網在邢洛等州牧養竊慮冬深
枉有死損臣等相度剩數羊網見在河北州軍牧養
只以盡數上京自可供用得足乞今後河北特住配
買羊數委得公私俱利仍乞今後京師羊少却於陝
西依舊配買取進止

乞條制雜作院

當司檢會近歲朝廷依奏差到磁相二州都鐵作院
監當使臣二員各已赴任訖所有作院工匠營房蓋
造亦已了畢當司見揀選轄下州軍內打造得兵器

精好處取樣及於本路軍器庫內揀選往時經使舊
兵器內試驗精利者取為樣及申三司於南北作坊
檢會工課料例及於轄下抽揀工匠令都作院依樣
打造以伏緣本路鐵炭出自磁相二州自來諸州軍
不以遠近並於磁相般請生鐵差占衙前枉費脚乘
般於不出炭州軍廣破官錢買炭變煉及散在逐州
軍打造監官多不得人加又當司巡歷地分闊遠每
年內不過各到得一次往往有不及到處難為點檢
不惟虛破人工物料不少兼更造成不精器械久遠
有悞使用今來已蒙朝旨許置都作院若制置得

遠不廢本路兵器必皆精好其利甚博伏緣初置事
初合有諸般規式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勅
令指揮所貴久遠官吏遵守施行

一都作院所造兵器其閑雜不急名件欲乞並不
得打造只令打造一色切要使用之物箭頭甲
葉槍劔手刀等候打造成於本州軍內送納仍
令別作一項封椿專準備緩急支與合要州軍
除許轉運司支撥木州不得專擅使用所有其
餘閑雜之物及修補舊器械並令諸州軍量留
工匠自造

一本路轉運提刑共四員欲乞每次季輸一員專
至都作院點檢搏前季上課文字磨等造到兵
器候見數即依數點檢試驗內手刀及劔每一
百口內抽揀三二十口用甲葉或墮錢斫試鋼
刃箭頭亦於每一百箇內揀三二十箇安入箭
幹用鐵甲硬弓弩試射槍亦試驗鋼刃如是槍
刀劔刃軟卷缺及箭頭尖卷鏹折甲葉長闊厚
薄不依斤重者並勒專工匠等陪填打造及等
第區分
一都作院逐作工課欲乞依本州作院起置工課

文曆監官與本州知州通判都監依例簽押及
旬呈如是一任內造到兵器經轉運提刑點檢
並無揀退各得精好即乞據造成萬數批上曆
子理為勞績內本監官將見監一任理合入差
遺得替優與先次點差如任內更有知州提刑
轉運三人保舉即乞與轉官酬獎如逐季點檢
揀退三分已上並畫時取勘奏乞重行朝典如
知州通判都監候一年終如揀退三分已上亦
乞等第責罰如揀退二分本監官乞許本司量
罪勘罰如揀退不及分數即工匠干繫人等許

點檢官員酌量勘斲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內合行
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
間都作院打造兵器各為數可以應副諸處
使用即將諸州軍作院併及舊有監官處漸
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畫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
酌如得允當乞降勅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
院及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竊以法禁絕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不
為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闕絕使用後來雖
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
不納入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戶不
敢赴場中賣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
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為三等支錢其不及
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所貴却似
舊日公私各獲濟用曾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
朝旨臣近體問得河東路亦為禁止牛皮筋角已來
闕絕使用近已却依舊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

點檢官員酌量勘斷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內合行
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
間都作院打造兵器各 為數可以應副諸處
使用即將諸州軍作院 併及舊有監官處漸

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畫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
酌如得允當乞降勅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
院及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竊以舊年興以來改法禁絕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不
許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闕絕使用後來雖
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
不納入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戶不
敢赴場中賣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
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為三等支錢其不及
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與販者所賣却似
舊日公私各獲濟用曾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
朝旨臣近體問得河東路亦為禁止牛皮筋角已來
闕絕使用近已却依舊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

筋角等使用甚為利便勘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
少自來累據諸州乞支物料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
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只自今年正月後諸
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萬一千餘事件累次申省乞
支撥及令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諸州軍所申即
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即準省牒又
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遣文字繁多積壓下未修軍
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況今見行之法其弊易見禁
民令盡納則絕無納者置勸民納之則延檢會
賣兼向東近已放行是見其利於己而延檢會

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計依舊法令人戶將
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與
販者其不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貴公私各獲濟用不
至時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至費文移令逐處
拘攔虛積壓下未修軍器久逐深為不便今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創修寨壘侵佔南
界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等書
如何理占於去者

方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申銀坊城

筋角等使用甚為利便勘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
少自來累據諸州乞支物料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
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只自今年正月後諸
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萬一千餘事件累次申省乞
支撥及今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諸州軍所申即
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即準省牒又
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違文字繁多積壓下未修軍
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況今見行之法其弊易見禁
民令盡納則絕無納者置場收買則民等法不敢申
賣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欲乞朝廷檢會臣等

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許依舊法令人戶將三
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興
販者其不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貴公私各獲濟用不
至時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空費文移令逐處
拘攔虛積壓下未修軍器又逐深為不便今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創修寨壘侵佔南
界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等書
如何理占拏去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申銀坊城

南台谷口有北界兵馬創起寨子當司尋具聞奏乞
下沿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曾與北界公
文往來至今未曾拆去寨子又緣自來安撫司遣機
文字不曾關報當司不見得安撫司逐度說何事意
如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為答今來已立寨
子貯畜器甲及防戍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為
這理蓋是邊臣從初失於違慢當其建寨未成之時
不早爭占及建寨雖成未貯甲兵之際又不能拆去
今已縱成其計却欲理會必須費力兼當司全不知
北界與沿邊往復意度見行禮問候見次第或有管

見別具奏聞次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
兵湯則侵過銀坊沿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
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
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
夫虜性貪狠號為犬戎欺弱畏彊難示以怯今杜之
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
使乃是引惹况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
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處為彼奪據而不爭則

南治谷口有北界兵馬創起寨子當司尋具聞奏乞
下沿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曾與北界公
文往來至今未曾拆去寨子又緣自來安撫司遣獲
文字不曾關報當司不見得安撫司逐度說何事意
如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為答今來已立寨
子貯畜器甲及防戍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為
追理蓋是遣臣從初失於違慢當其建寨未成之時
不早爭占及建寨雖成未貯甲兵之際又不能拆去
今已縱成其計却欲理會必須費力兼當司全不知
北界與沿邊往復意度見行體問陳見次第或有管

見別具奏聞次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
兵湯則侵過銀坊沿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
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
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
夫虜性貪狠號為犬戎欺弱畏疆難示以怯今杜之
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
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
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

比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
盡為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凌易水由威虜之西平
陸而來以奇兵自飛孤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
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
與人為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
弱彼疆尚須勉彊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
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疆弱之
形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
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
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

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
察其疆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
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
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
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劫敵謀
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
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
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
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
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七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

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
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
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
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
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
界上勉強虛張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
強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疆弱知其情偽
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
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
之文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

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北虜昨
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
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東
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
姿駘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疆難敵矣今
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
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
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
為憤志化墮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
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

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
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
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
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
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
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
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
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
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
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

